

嵇喜〈嵇康傳〉作意蠡測

江建俊*

摘要

譙國嵇氏家族，自嵇昭出仕曹操幕府以下，其家世儒學，嵇康有兄二人，長兄早於嵇康去世，另一為嵇喜，歷任顯執。嵇喜仕隱態度既與嵇康迥異，何以要作〈嵇康傳〉？又為何此「傳」重嵇康之才華志節及傾向道家清靜之道？蓋力言其崇隱企仙，無意人世，無形中正暴露司馬氏誅除異己之殘暴，並側面為嵇康之死抱不平也。本文先透過嵇氏兄弟之「贈答詩」入手，以判不同的仕隱態度，進而揭露嵇喜毅然從軍，有可能是為營救嵇康，並鋪平嵇氏家族後代之進路。末則解析〈嵇康傳〉，以明嵇喜作傳之意圖。本文針對嵇喜被名士譏為「凡鳥」起興，對嵇喜之出仕有較正面的解讀，以糾世論之揚隱而抑仕之弊；又從中國詩壇「贈答體」之沿革，為嵇氏兄弟之互贈詩之真切可感。玩味其明言、喻言之間，兼顧情理，終從〈嵇康傳〉文字的隙縫中重新喚回當時歷史情境，以究探於人事與政治之隱曲處。無形中，扶正了嵇喜之形象、彰明了嵇康的人格及學術，更解讀了魏晉士流「仕非真欲仕，隱非真欲隱」的苦衷。

關鍵詞：嵇康傳、嵇喜、贈答詩、仕隱、魏晉士人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The Investigative Writing of Ji Xi's *Ji Kang Zhuan* (The Biography of Ji Kang)

Chiang Chien-Chu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its earliest beginnings of their ancestor Ji Zhao, who lived as an official under the command of Cao Cao, the Ji family had been partial to Confucian thinking. Ji Kang had two brothers, the eldest who died before Ji Kang, the other, Ji Xi, who served prominently in officialdom. Why did Ji Xi, whose attitude towards bureaucracy and living in seclusion had been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Ji Kang, write “The Biography of Ji Kang”? How is it that this biography emphasizes Ji Kang’s talent, ambition and integrity and his tendency toward Taoism? One might argue that it is because Ji Xi wanted to expose the cruelty of the Sima Family in killing dissidents and to express his disapproval of Ji Kang’s death.

This article first focuses on Ji Kang and Ji Xi’s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officialdom and seclusion by examining the poems they gave each other and their efforts to pave the way of officialdom for their descendants. Th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Ji Xi’s intention to write “The Biography of Ji Kang” and investigate how Ji Xi’s, as an official, wished to correct the drawbacks of people who commend seclusion but belittle officialdom. Through the poems of correspondence by these two brothers, we can perceive a sense of historicity, which involves hidden commentary on people and politics. Thus, Ji Xi’s image is improved; Ji Kang’s character and scholarship are highlighted, to then exemplify the disillusionment and pain of Wei-Jin scholars who “serve” but do not really wish to serve, and who “retreat” but do not truly wish to live in seclusion.

Keywords: *The Biography of Ji Kang (Ji Kang Zhuan)*, *Jia Xi*, *Occasion Poems (Zeng Da Shi)*, *Service and Retreat (shi/yin)*, *Wei-Jin scholars*

嵇喜〈嵇康傳〉作意蠡測

江建俊

一、前言

魏晉之際，有何曾之子何劭作〈荀粲傳〉及〈王弼傳〉，述荀粲之學，標出「六經為聖人之糠粃」之說，證成其「言不盡意」之名論，而歸納荀粲在玄學上屬玄遠一系；且暴露荀粲力主「婦人才智不足論，自當以美色為主」的溺情感色之舉，足以開魏晉的風尚等，全傳已能畫龍點睛的指出荀粲之性行與思想，允稱為練達之作。他又有〈王弼傳〉，亦指出王弼好《老子》、玄言，標出聖人體無、聖人有情（喜怒哀樂）之論，足以影響當時思潮。還指出王弼注《老子》、《易經》，頗多新悟等。何劭為玄學關鍵人物作傳，頗能精鍊的指出其性行與學術成就，允稱為「別傳體」的高格。¹於時重視人物品藻、辨析品性，追蹤人物之家學家風，加上好名、貴立言、嚴清濁等，皆促使雜傳之紛立。嵇喜作〈嵇康傳〉，即與何劭所作〈荀粲傳〉及〈王弼傳〉同類型，本文即以兄為弟作傳的先例，並追蹤嵇喜與嵇康之手足深情，從而抉發〈嵇康傳〉乃為嵇康申冤之作，或可作為知人論世之取資焉。

嵇喜全力護持嵇康，當嵇康因「事」避地河東時，嵇喜聞知其弟已陷曹馬鬥爭的風暴中，處境頗為棘手。因嵇康婚沛穆王曹林之女，在政治意向上，已被定位為傾向曹黨，一也；又得罪司馬昭最親信之智囊鍾會，當鍾會從騎甚盛造訪嵇康，嵇

¹ 《隋志·雜傳類序》載漢時即有列仙、列士、列女等重其志向，率爾而作，不在正史者；東漢又出現耆舊節士、名德先賢之序贊；魏文又作《列異傳》，嵇康作《高士傳》，各因事類而作，名目廣雜，乃史官之末事，可補史書之缺，而非實錄，有雜傳、雜史、傳記、家史、別傳之稱。劉湘蘭將《隋志》中著錄之雜傳 217 部，歸類為先賢、隱逸、名士、忠孝、家傳、列女、僧道、志怪類等。而實際從清代諸家補《三國志》、《晉書》藝文志，所見更多，但多亡佚。裴松之注《三國志》及劉孝標《世說注》，參引人物類傳、專傳、家傳數十種。參劉湘蘭：《中古敘事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20-30。

康揚錘不輟，不予應酬，鍾會銜恨而去，其拋下「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之語，已暗藏殺機，二也；嵇康在太學寫經，擁有一批仰慕者，蔚成一股清流勢力，為執政所不安²，三也；毌丘儉起兵反司馬氏，康有力，打算響應，為山濤所阻，此事是真是假，未經證實，或為鍾會所誣，但風聲已傳出，四也；司馬昭屢次徵召嵇康，都為康所峻拒，連山濤出面，請其代其升任所遺留下來的吏部郎職缺，嵇康竟作書與山濤絕交³，信中自言其「非湯武，薄周孔」等嘲弄語⁴；又作〈管蔡論〉，認為管、蔡只是「不達聖權」，卻非不賢⁵，此有為毌丘儉、文欽平反，並以譏切司馬氏，都為司馬氏所不堪，五也。有此五者，已可置嵇康於死。

嵇喜既愛護其弟，於私下必屢勸服告誡之，惟嵇康「剛腸疾惡」，個性峻切，堅守原則，不為所動。嵇喜頗為擔憂，或想借一己之出仕、從軍，以緩解司馬氏對嵇康的猜忌，以為或可營救嵇康。嵇康不明其兄之苦心，作〈贈兄秀才入軍詩〉四言十八首及五言一首，再三呼喚其回頭重拾兄弟同遊之歡好，而嵇喜則作〈答嵇康詩〉四首，除述己志，且辯其對「仕隱」態度的不同，然終以嵇喜不願迴車，嵇康無奈作結。

後嵇康捲入「呂安事件」，嵇康出面作證，竟被巧口簧舌之鍾會逮到機會，在司馬昭前言康為「負才、亂群、惑眾」之「臥龍」，為心腹大患，必藉此釁端除之。康被定罪，嵇喜營救不及，殆事後「司馬昭尋亦悔之」，在有意平息事件後遺症的氛圍裡，嵇喜乃作〈嵇康傳〉，以述嵇康之出身、個性及生平志趣。本文透過嵇氏兄弟之贈答詩之解析入手，進而追蹤二人志向之異，終則揣摩〈嵇康傳〉之可能作意。

² 此從趙至之企慕嵇康、追隨嵇康，及臨刑太學生為其聲援，請求其為師，得以見之。

³ 汪樊麟《百尺梧桐閣文集》卷六〈嵇、阮優劣難〉，即謂嵇康〈絕交書〉「驕悍悖謬，宜其殺身。不如阮之明哲。」見錢鍾書：《管錘編》（臺北：蘭馨室書齋，1978），頁1088。

⁴ 《文選》李善注引《竹林七賢論》言：「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忤世」，亦因而招禍。俞正燮《癸巳存稿》卷七則指嵇所非者乃司馬懿、鍾會所牽引之湯武、周孔，故刺及司馬氏之隱衷。

⁵ 〈管蔡論〉辨管蔡為「頑凶」之誣。周公之誅管、蔡，只「行權」而未當「實理」，張采即言「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司馬執政，淮南三叛，其事正對。叔夜盛稱管、蔡，所以譏切司馬也。安得不被禍耶？」參戴明揚：《嵇康集校注》（臺北：河洛出版社，1978），頁248。以下引用此書僅於引文後附加頁數，不另加註。

二、嵇康與嵇喜志向之探悉

據《世說·簡傲》4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⁶

此條注引干寶《晉紀》亦言：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與戲。良久則去，其輕貴如此。⁷

從上記載，見嵇康與呂安乃神交意契，故相思則率爾命駕，不計千里見之，卻不願與其兄嵇喜盤桓，甚至當面予以峻拒，或予以嘲弄，寧與嵇康兒嵇紹玩戲，就是不給嵇喜面子。同此，又見於劉孝標注引《晉百官名》云：

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往弔之。籍能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之，乃齋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⁸

此為「青白眼」之典。「青眼」代表知賞讚許，「白眼」乃鄙夷輕視，嵇喜被歸類為「凡俗」或「禮俗之士」。籍作「白眼」，乃發出「非我族類」的訊號，「青眼」則相對欣然，相悅以解。此嵇喜遇白眼而「不懌」，若遇褊狹之輩，恐遭報復，就如嵇康無視鍾會從騎甚盛以造訪，依然「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⁹，此「簡傲」以待，使鍾會「深銜」之而伺機譖之。相對於鍾會，嵇喜雖不為當時名士所認可，內心雖不是滋味，卻能坦然對之。而何以嵇喜為群士所拒耶？此必待追蹤之。

嵇喜被視為「禮俗之人」，屬「用世」之輩，知其於名位不淡，從七賢的眼中，凡入仕途，慕榮華，或道貌岸然，沽名釣譽者，或以禮法繩人，不通人情；或投靠司馬氏，要名爵者，即被崇自然之士視為「儀軌自居」之徒。而「方外」士之藐視

⁶ 《世說·簡傲》4，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頁768、769。

⁷ 《世說·簡傲》4注引干寶《晉紀》，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769。

⁸ 《世說·簡傲》4注引《晉百官名》，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769。

⁹ 《世說·簡傲》3，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767。

「禮法」，乃屬「簡傲」之行，每被視為「輕貴」，而為「素論」所嘆賞。今檢視史傳所傳嵇喜生平事蹟，實非諂媚、阿諛、趨炎附勢之徒，其仕乃先在州郡被薦舉為秀才，後從軍，歷齊王攸司馬，靠著政績或軍功，一步一腳印，絕非希圖倖進之輩。於此，日人岡村繁在〈六朝貴族文人的怯懦和虛榮〉一文中的〈竹林之遊的虛矯〉中予以辨明，岡村繁先引王隱《晉書》中稱讚嵇喜之語：

嵇喜為太僕廐長，馮陵知其英俊，待以賓友之禮，以狀表上。¹⁰

此凸顯嵇喜以「英俊」為馮陵知賞。而嵇喜原在司馬昭執政時從軍，從基層做起，到晉武帝為撫軍時，妙選屬官，以喜為功曹¹¹，此後在西晉朝中，曾多次平定吳將叛亂¹²，而卓有軍功。其歷任江夏太守、徐州刺史、揚州刺史，以至太僕、宗正¹³，具見其允文允武，可謂才德兼備之俊才。其在少壯時即被許為「當世之才」，長而躬行儒訓，忠孝無虧，允稱儒教涵養的醇篤誠直之士，其循儒家「學而優則仕」的路子，施展平治天下的長才，士行無所虧，也未捲入政爭漩渦，何以被竹林名士所鄙？岡村繁在〈竹林之遊的虛矯〉中論道：

阮籍對於如此勤勉誠實的嵇喜的禮教態度卻藐然蔑視，反自鳴得意於超然世外的老莊言行。阮籍的這種態度實在過於傲慢乃至專橫，這種態度不正是令人厭惡的優越感的張揚表現嗎？評斷是非的尺度不是正與不正、善與不善，而祇是所謂雅與俗、清與俗的區別，以此褒貶於眾人，正是自以為優越的特權意識的必然產物。¹⁴

岡村繁不解竹林名士何以如此「近乎神經質地嫌惡禮俗之士」？不解何以對誠正篤實的現職官員不惜以身體語言表示拒絕？對這些值亂世不能承擔責任，「傾心於高蹈

¹⁰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卷 405，頁 2003。

¹¹ 據唐·虞世南輯錄：《北堂書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卷 68，頁 302。

¹² 據《晉書·武帝紀》載泰始 10 年（274）九月，吳將孫遵、李承帥眾寇江夏，太守嵇喜擊破之。立河橋于富平津。又太康 3 年（282）九月，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參唐·房玄齡等：《晉書·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67-64。

¹³ 太僕為九卿之一，掌歸之輿馬。宗正亦九卿之一，序錄宗室親屬，為皇族事務機關之長官。太守、刺史則為郡、州行政最高長官，掌握州、郡軍政大權。

¹⁴ 〔日〕岡村繁：《漢魏六朝的思想 and 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十章〈六朝貴族文人的怯懦和虛榮〉，頁 404。

而夢幻式的老莊思想」，標榜「無為自然」，竟回過頭來隱斥暗諷這些務實之士，頗為不值，甚至指竹林之遊是「頭腦超拔而實際無能的畸形人格」、是「一批自命不凡而實有缺陷的人」，同病相憐的相聚一起消憂解愁，他們取老莊思想為「自身存在價值」，為「絕對的生活規範」，以美化自己之無能與怠惰，反過來不齒於對承擔社會責任，遵從儒教以行事，積極投身救濟現實社會者。岡村繁對這批疏遠世事者頗為反感，然實不能理解竹林名士之真精神者，而竹林之士的嘲諷禮俗之士，實非表面平觀可得，此實須追蹤當時之政爭及禮法之士的趨附、偽作。正因為嵇喜為嵇康之兄，對其行止自有較嚴格的期待，當時與嵇康交者，料想嵇喜必與嵇康同流，如無意仕途、澹泊名利、個性通脫、不同流俗等。於時，嵇喜本因愛護其弟嵇康而樂與嵇康之友交往，從其親自接待呂安，阮籍之母喪又親往弔喪，處處合情合理，其處事之周至得宜，理應被諸賢所尊重、接納，然而大出所料，反被公然奚落。按竹林名士對嵇氏兄弟之有如此不同的待遇，其中必有黨際及人生取徑、價值判斷的不同，若不能回到當時，正視東漢以下之嚴分清濁，凡同道則友之善之，對異類則相詆相非之事實，則不足以為有得也。岡村繁之肆意批評，都緣其站在儒家經世濟民的觀點，故立論未為允也。

考嵇喜未能與「竹林之遊」，未能獲得竹林名士之青眼，實因其懷鐘鼎之志而走向仕途，約在嵇康避地河東時，先被舉為秀才，旋為司馬攸掾屬，後從軍漸展長才。時嵇康屢拒徵命，藉機逃仕時，諸賢焉得不對委身司馬陣營之嵇喜白眼相待？以其志不同道不合也！舉如謝安評王坦之之言：「見之乃不使人厭，然出戶去，不復使人思。」¹⁵即指其氣質不弘裕、襟情不超暢也。嵇喜亦然，多的是常俗之「行禮如儀」，少了一份安然、自在，在「清立」中，有種「矜咳」之拘束，給人一種隔閡的感覺，非屬淵放融散之氣質，故為高傲的呂安、阮籍所鄙。當時流以高情遠致為尚時，嵇喜之出仕會名，相形變得鄙俗，且所投的又是阮、呂所嫌的司馬氏，此已涉及清、濁及情、禮之辨，而有臧否於其間矣。然賴嵇喜之甘「執鄙吝」¹⁶以出仕，得使嵇氏之

¹⁵ 《世說·賞譽》128，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485。

¹⁶ 阮孚每謂之（卞壺）曰：「卿恒無閑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壺而誰！」參唐·房玄齡等：《晉書·卞壺傳》，頁1871。

家業得以輝煌，其後的嵇紹、嵇含都在事功上有傑出的表現，實循嵇喜之路，亦走嵇氏家風之路。甚至，可有的推理是嵇紹的出仕（西元 281），除由山濤之推薦，也因嵇喜的鼓勵，晉武之超拔嵇紹，或與嵇喜之事功及其為嵇康平反有關。¹⁷

而嵇喜始終護持嵇康，嵇康與嵇喜的感情可謂彌篤，從嵇康悼念母兄所作的〈思親詩〉，雖此兄非指嵇喜¹⁸，卻可推兄弟之情十分親和。從康繫獄時所作的〈幽憤詩〉中談到：「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馮寵自放」（頁 26），寫其幼年得慈愛的母兄的盡心養育，未受嚴厲的訓誨，所以養成嬌慣放任、恃寵而驕的態度。從中可窺嵇康早年是生長在母兄驕寵的環境裡，養成其喜好自由，及任性尚情的個性。在另一個兄長去世，且儘早失父的家庭中，長兄如父，嵇喜對嵇康的成長過程所扮演的積極角色，可以推知。許是嵇喜在未仕之前，與嵇康並讀詩書、共論時局，也一起討論立身的各種問題，嵇康對嵇喜的倚賴十分明顯。一旦其兄出仕，使嵇康頓失心靈交流的對象而痛苦不堪，此從其保留至今的贈別詩，見其端倪。

三、嵇康兄弟互贈詩之情理交織

按四言詩為當時「正體」，以「雅潤」為特色，嵇康贈兄詩頗多引《詩經》之成辭¹⁹，而每以鴛鴦共飛，聲聲呼喚，邕邕和鳴，前後相隨；或攜手同遊，嬉戲清流，呈現悠閒歡樂，清朗和悅之氣氛，以比喻其與嵇喜相處的親密。明顯的，嵇康之「贈」

¹⁷ 太康 2 年（281），山濤薦嵇紹為秘書郎，據王隱《晉書》言：「時以紹父康被法，選官不敢舉。年二十八，山濤啟用之，世祖發詔，以為秘書丞。」見《世說·政事》8 劉注引，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171。

¹⁸ 據莊萬壽考證言：「（嵇康）可能一、二歲時，嵇昭即已去世？嵇昭之死並不是在青壯年，因為嵇康是賴母親和長兄撫養長大的，這位兄長並不是揚州刺史的嵇喜，因為嵇喜的活動年代與對象與嵇康太接近。」詳見氏著：《嵇康年譜》（臺北：三民書局，1981），頁 17、18。

¹⁹ 可參考《文心·明詩》。其引《詩經》之句，如習習谷風，雍雍鳴雁；泣涕如雨；陟彼高岡；駕言出遊；其樂只且；獨行踽踽；肅肅宵征；民之多辟……等，可謂舊辭翻新意，他如取屈原、三曹詩、經、史、子及其前文士之字句，脫口而出，如出己手，但一被康所化用，則取義不同，風格亦轉。

詩，是以「憶」、「惜」、「諷」、「勸」為策略，因為他們沒有顯赫出身及鄉里的共同記憶，也少以「贈答」作為交際的頌美，而多的是二人情真意切的思念，沈德潛《古詩選》即指出贈兄入軍詩，皆相思之詞²⁰，如其第二首云：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頁 7)

乃迭用比興手法，刻意形容交頸、撲翼、同遊、共棲，嬉戲相隨，此不負宿志、寬舒且自尊自重的心情，以喻兄弟情感的水乳交融。然而別離之悲則雖隱而彰，且在清流、蘭蕙之清質麗心中，滲透著高潔之操。又如第十首：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頁 11)

敘寫兄弟曾手挽著手，乘車登山涉河，打鳥捕魚，隨性所致，無所羈絆，其樂融融。²¹凡此追懷前樂，實暗埋分離之恨，因一旦分離，面對迢迢前程，無親無友，踽踽獨行，似覺頓失依靠，使人徬徨不寧。其第四首詩曰：

泳彼長川，言息其沚。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頁 7)

由同遊而獨遊，雖景象欣榮，他冷靜而敏感的覺察到頓然孑然一身，孤獨無依。迎著南風，起坐不定。想念遠行的親人，作夢也常夢到他，而夢醒後則是迷惑與嘆惋。其言「伊我之勞，有懷遐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²²足見其用心之款至。蓋詩本性情，心中有苦而寓於詩，遂一往有深情。而待情緒稍稍沈定，不免有厭言，「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頁 8)，指其兄捨棄香草般的初服，穿上蕭艾賤草之朝服，於此，對兄長的變節出仕，深致痛心，他發出了「榮辱何在」的質疑。

²⁰ 清·沈德潛：《古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143。

²¹ 劉履《選詩補注》則以此為述嵇喜在軍中驍勇之情及盤遊于田之樂，似未洽。轉引自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頁 11。

²² 〈四言詩〉第五首，述在惠風揚波，游魚自得之自然美景中，興起思念之情。在沈靜中可見莊雅之個性。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頁 8。

但是現實已然，如何安頓自己？嵇康遂興高蹈之思，以出離於現實，遺世獨立，永不趨俗。「琴詩自樂，遠遊可珍。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十七首）寄情琴詩，優遊山水，無求無累，或隱或仙，乃人生歸趨。²³然昇遐實不可靠，是以徘徊難進，抬頭遙望遠方的兄長，而兄長卻隔著千山萬水，如何相望？終究「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徙倚彷徨」，離久且路無盡頭，眺望亦無所得，只徒增哀悔，凡此，皆在疏朗中見意切情深。其十二首詩曰：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頁 12-13）

嵇康於春和景明中，獨自駕輕車，奔馳在原野上，累了則停憩於樹林裡，在風聲中鼓琴弄操，在遊目騁懷間，倍覺生意盎然。然而緊接著即以清怨的語調敘寫和風拂過蒼鬱的林蔭，有黃鶯相應啼叫，情致纏綿，斯情斯景，本應心舒神暢，卻當下褪色，眼前無非獻愁供恨而已，因思所欽之兄而不得，低迴蘊藉，別緒綢繆，只有藉著長嘯以抒憤。又十四首云：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可盡言。（頁 15-16）

嵇康回憶過去與嵇喜遊浪原野，在空曠的平地上射箭打鳥，在長河邊垂釣，日落時分，目送鴻雁歸巢，心思遼渺，此時手撥琴弦，逍遙自在，神遊於道妙，達到物我合一，欲辯忘言之境，此應目會心之語，乃深悟「得魚忘筌」之旨²⁴，從中可襯托嵇康「遠而疏」之心志。²⁵因知己遠去，如「郢人失質」般，誰能與之交心暢談？他流露撫今追昔之憾，也標出思心玄遠之境，此主客交映、虛實相生，實蘊無限之

²³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頁 85。言嵇康乃將莊子之理想境界人間化，把它從道的境界變成詩的境界。將莊子之「坐忘」轉為人與人相處的真情。

²⁴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句，據《晉書·顧愷之傳》言：「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恆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參唐·房玄齡等：《晉書·顧愷之傳》，頁 2405。此乃心與道契，而妙在言外之境。

²⁵ 向秀〈思舊賦〉言嵇康有不羈之才，又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而其志遠而疏。見韓格平：《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頁 563。

玄美於其中。《詩品》言嵇康詩「托諭清遠，良有鑒裁」，即指其深具感染力而言。²⁶ 嵇康在嵇喜從軍後，惆悵之情使他幾乎難以自持，從其詩言：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澆滸，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頁 13-14）

首先鋪敘自然山水之美，洪流繞村莊，魚躍鳥飛，花豔草榮，駕車放遊，載欣載奔，流連忘返，在景象之映襯中，隱然有亙古的孤寂。而一旦想起過去同車共遊的景象，則陡頓翻成憂戚，觸景興懷，能不悲愴？甚且深陷困頓中而「泣涕如雨」²⁷。嵇康以欲掙脫枷鎖，而作出類似自我放逐的吶喊。全詩以豪縱之極目，應壯闊之景物，再收攝於情思之跌宕，傲達間見清麗之氣。²⁸其第十一首云：

凌高遠盼，俯仰咨嗟。怨彼幽繫，室邇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乘流遠遁，抱恨山阿。（頁 12）

為何要登高遠望呢？有所盼也。然終無所得，故俯仰感嘆！他與其兄長之間似咫尺天涯，有無形的隔闕。因嵇喜的遠行，美妙的音樂、青春朱顏，都無法煥發心情。仰視俯察，思心迴旋，惻然心動，將哀傷付託流水，讓自己乘著流水，飄到天涯海角，抱恨終身於山陬野曲，這是不能已已的愴懷。從「乘流遠遁，抱恨山阿」句，更標明其隱逸之志。嵇康歷歷的流露難以已已的情懷，正是其當下痛苦之投射與吶喊，似對嵇喜的面，作真情的告白，祈求救解，這是何等真摯而濃烈的感情？「直致峻切」²⁹的風格中，情兼雅怨。而每當清夜朗月，最易勾起離愁，從其十五首詩言：

²⁶ 汪中：《詩品注》（臺北：正中書局，1970），頁 135。元·陳繹曾《詩譜》中言：「嵇康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見明·陶宗儀編纂：《說郛》，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子部第 879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卷 79，頁 4。

²⁷ 〈四言詩〉第三首：「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頁 7。

²⁸ 黃庭堅〈書嵇叔夜詩與姪榘〉即言嵇康詩：「豪壯清麗，無一點塵俗氣。」見氏著：《山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3。

²⁹ 直致指其率直、直露胸臆，袁宏〈七賢序〉言：「（中散）舉體秀異，直致自高。」參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 1786。又《詩品》評嵇康：「過於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且嵇康四言詩，每信手拈來《詩經》等成辭，都顯其「直致」。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袿，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與交歡。琴瑟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存，能不永歎！（頁 17-18）

此詩風格清越幽深，追想月下對飲，彈琴詠詩，琴酒之雅，昇華性靈，這是難以形容的美好。何況同心的言語，就如幽蘭芬芳，而今知己不在，良時美景依舊，卻只是虛設而已。嵇康曾模擬嵇喜從軍的雄姿：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贈兄秀才入軍詩〉，頁 10）

騎良馬、著戎裝，彎弓搭箭，追風逐電，奔馳疆場，雄姿英發，一顧一盼都挺立著英雄的姿態，氣勢軒昂，卓爾秀出³⁰，似乎立功立業唾手可得，這是嵇康想像嵇喜從軍得志之景象，表面為頌美之詞，其實有反諷之味道，《詩品》言「嵇志清峻」由此見之。以其暗中點醒在璀璨的前景中，實埋伏著許多不可測的禍殃。其五言贈詩即言：「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維。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必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頁 4-5）因親見當時許多誅戮事件，都可證明執政者之殘暴無情³¹，反覆無常，動輒得咎，如「魚游於沸鼎，燕巢於飛幕」³²，處境可危，故宜審明利害，早勵良規，急流勇退，以反初服，重拾同遊太清³³之樂。

雖云人各有志，嵇喜或亟思施展抱負，以兼善濟物，可預料將被「幽繫」，如繫牢籠，或被動的被彌天大網所羅，失去自由，甚至扭曲本性，在即身投入的政治漩渦中，為求進身，常身不由己的夤緣投靠，終迷失原本的價值觀與真性，甚且與之同流合污，而成為幫兇！其若自標清真，不苟於世，則又不免被猜忌、打擊、傾陷，最後欲全身而退都十分困難。像嵇康自述「不識人情，闇於機宜」者，投身官場，

³⁰ 此詩風格清挺雄健，為其「贈別詩」中之獨特，正合於《文心·體性》所言：「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此詩從所贈的對方設想，有別於諸篇之多環繞己志己情。

³¹ 據干寶《晉紀·總論》言：「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參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頁 1083。

³² 丘遲〈與陳伯之書〉，收入唐·李善注：《昭明文選》，頁 952。

³³ 嵇康詩中有「舒翼太清」、「浮遊太清」、「遊心大象」、「呼吸太和」、「遊心太玄」等超曠之境，都暗示著大樸未虧、無憂無慮、潔淨無染的理想仙鄉，是其高潔精神的寄託。

疵釁必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嵇康曾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自言不適合做官的理由有「七不堪、二不可」³⁴，故選擇「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與山巨源絕交書〉，頁 125)，進而養生修仙，其修仙實為汰慮塵囂，護持原始本心不被渣滓浸染，而得呈顯道心。在嵇康給嵇喜的詩中，其第七首云：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登仙，以濟不朽。纜轡踟躕，仰顧我友。(頁 9)

由於驚覺生命的短暫，且無時不憂，故嚮往遁脫人世，曠世獨立，「逍遙天衢」³⁵，羽化登仙，使生命與道合一而永恆不朽，然結尾兩句，又將他拉回現實，因心有牽繫也。其四言第十六首又云：

乘風高逝，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攜手俱游。朝發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頁 18)

嵇康幻想乘風飛翔，遨遊於崑崙山的靈丘，與真人赤松子、王子喬為友，攜手同遊。凌躡神仙樂國，養素全真，忘記一切憂愁，有長與世人別之意。這些蕭索遺世的遊仙之作，是希望嵇喜能與己高蹈出塵，不要踏入仕途，則修仙其實是遯世，回歸自我，回歸自然之計，其言「長寄靈岳，怡志養神」(十七首)(頁 19)，正述其嚮往恬淡無累之生活。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嵇康自言：「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頁 123)；在〈養生論〉中亦認為神仙必有，人經導養，可獲百千歲，透過呼吸吐納及服食芝菌，可以蒸性染身，還質易性，達到體妙心玄之境，則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頁 150) 又其〈述志詩〉中有言：「逝將離群侶，杖策追洪崖。……比翼翔雲漢，飲露餐瓊枝。」(頁 36) 另有〈遊仙詩〉：「王喬昇(舉)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頁 39) 等，皆以方直之性，

³⁴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載七不堪為：「臥喜晚起，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二不堪也。性復多虱，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六不堪也。機務纏其心，世故煩其慮，七不堪也。」二不可為：「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見殷翔、郭全芝：《嵇康集注》(合肥：黃山書社，1986)，頁 121、122。

³⁵ 嵇康〈代秋胡歌詩〉：「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天衢，千載長生。」其詩頗多神仙境界之抒寫。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頁 52。

不偶於俗，故託仙寄隱。誠如顏之推《顏氏家訓·勉學》言：「嵇叔夜排俗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³⁶，知其遊仙乃「有所寄」，是其汰慮塵累之儀式而已！³⁷

四言第十八首，也是其贈兄詩的最後一首，為綜合前面各首的感情、訴求，勾勒其「超然獨達」的至人理想之境，而不願「囂塵臭處」。其詩云：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戎。澤雉雖飢，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頁 19-20)

嵇康感慨世俗追名逐利，沈迷不返。如果能體會老莊之旨，回歸自然，齊同萬物，則無所愛戀。人之生貴在自在肆志，能縱心所如，不受禮教規範，不受名利驅使。若以存我為貴，以怡然自得為訴求，則出仕乃勞形苦心之事，也就不足掛齒矣！³⁸於此，嵇康頻頻的招呼其兄嵇喜能放棄虛幻之榮利，迴車歸田，再享同遊共話的寫意生活。以其詩直出胸臆，毫無虛矯造作，故真誠感人，在怨慕切至的陳詞中，直是真情實感的披露，除完整的抒發自己的情感外，卻多一份規勸，透過酬贈之互動，嵇康期盼本志得以宣明，自亦預期其兄對已有說明交代。尤其嵇喜所投軍的對象是嵇康所視為「非我族類」、不能兩立的司馬氏，此中政治色彩何其重邪？因而詩中的刺譏成分相對的也不輕。

按鍾嶸《詩品》將嵇康詩之源歸於《楚辭》一系，又言嵇康「頗似魏文」，有王粲之體，而呈顯「清峻」之特色，於此贈兄詩即見其自傷情多，雖真摯有餘，而澄慮不足。³⁹本來，嵇康四言詩之詩句既多援乎《詩經》，何以不歸源《詩·小雅》之「怨悱而不亂」⁴⁰耶？或即因其胸中懷苦悲，意餘於詞外，雖平澹而實幽深，其託

³⁶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178。

³⁷ 屈原〈遠遊〉之「悲時俗之迫阨兮，願清舉而遠遊」，嵇康傷知己難遇，俗人難處，及為免陷政治畏途而遊仙慕隱，以示自我之清真，不混同於世，即「養素」以「全真」也。

³⁸ 嵇康〈難自然好學論〉亦云：「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群而求畜。」此皆視仕途為牢籠，而以循性而動乃得所安。胡應麟《詩藪》言：「嵇叔夜送人從軍至十九首，已開晉、宋四言門戶，然雄辭彩語，錯互其間，未令人厭。」按此詩頗多說理，老莊玄理瀟灑，可視為玄理詩。

³⁹ 可參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陳繹曾《詩譜》之評。

⁴⁰ 班固〈離騷序〉：「小雅怨悱而不亂」，見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頁 611。

意於仰觀俯察之山水風雲間，卻有無限之感慨，尤其如〈幽憤詩〉：「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頁 31）句，即悽怨而悲憤。〈卜疑〉更存屈原〈卜居〉之徘徊憂疑⁴¹，都見嵇康詩文之內質，其機軸胎于楚騷。

當嵇喜接到嵇康殷殷勸勉之贈詩後，必有一番掙扎，然在深入的自我反省後，亦甚能體念其弟之款曲。從其「感悟長懷」句，知其在估量嵇康恆懷昔日形影不離之苦心，然也必嫌其弟在時移世異，情勢十分險峻時，猶天真的幻想「天倫樂」，似乎對即將面臨的彌天大禍毫無警覺性，則頗為憂心，故援筆直述己志，不願唱和其「純真」的念頭。今可見有四首五言詩，即針對嵇康的質疑，作剴切的回應，以為兄為長的身分，謹持儒家保守而雅正的人生態度，對事理有較深入的掌握，在沈穩中見其思危慮患，對思慮不足的胞弟作誠懇的忠告。他主張理隨時變，不拘常流，該出仕則宜出仕，蓋明達之士，與化合流，故隨處可安，其云：

君子體通變，否泰非常理。當流則蟻行，時逝則鵲起。達者鑒通機，盛衰為表裏。列仙殉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己。（頁 22-23）

此標出趨時通變、見機行事乃為達者，故隨時用世，不宜一味愛惜自己，只作個獨善其身的人。物勢有盛衰，生命有長短，好壞禍福本無常，自不可拘執，當與時俱化。又答詩云：

達人與物化，無俗不可安。都邑可優游，何必棲山原？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資，潛躍無常端。保心守道居，覩變安能遷？（頁 23）

嵇喜指出通達之人隨順事物的變化而變化，則所在皆安，都城也可優閒自在，何必一定居住深山林壑？就如神龍之或潛或躍，本無常行，是以人之或出或處，端視是否被任用，只要此心守道，實不必太拘泥。其詩又言「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頁 22），即辯老子曾擔任過周的守藏史，莊周亦嘗為漆園吏，一旦時不可為，則可蟬蛻於濁穢，浮游於塵埃之外，忽漠無形，變化無端，應時制宜，始為中道。嵇喜於此已有吏隱、市隱的新隱逸觀，為調和隱與仕矛盾之

⁴¹ 〈卜疑〉透過儒之圖功奮志與道之沉隱放逸之辨，終以「內不愧心，外不負俗」為宗旨，而選擇高舉絕塵，不受人間之委曲。見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頁 134-142。

論，深深的影響於六朝間，如郭象注《莊》，即有「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⁴²言體化合變，則無往不可，即同於此。

對於嵇康遊仙訪道，出離塵凡的理想，嵇喜也做出了回應，其答詩云：

飾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北登邱丘。青林華茂，春鳥群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大儀。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玄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仰嚼瓊枝。棲心浩素，終始不虧。
(頁 23-25)

寫馳車出遊，北登邱山，南渡伊水，觸目但見繁茂樹林及群群春鳥，不覺心有所感的想乘雲氣、御飛龍，登上太極，停息於玄圃仙境，放馬於崑崙瑤池。親睹若木在夜晚閃閃發光，沙棠果實纍纍下垂。低頭以神泉漱口，抬頭咀食瓊枝，透過這些靈芝妙藥，使心境汰慮澄清，而得以保持自然本性，不受污染，這是嵇喜呼應嵇康高蹈之思。然現實必須去面對，「思齊大儀」、「託身靈螭」⁴³，正明示其將混跡濁世，圖謀功業。嵇喜立足於現實，故對於「遊仙」之思，深知只能作為逃避之舉，除非「不得已」，自宜擺脫此乘虛蹈空的念頭。⁴⁴

嵇氏兄弟之親情，自不會以出處異趨而變調，從其敘往追新中，有個人的私情，也有天地自然的大情，而在情志的溝通，相互關照期許中，有一股莫名的心事各藏於其胸臆。誠如胡應麟言嵇喜「識趣」絕非碌碌者，在韻度上或不及其弟，但絕不能視之為鄙俗，此從其方正且理性執事證知。⁴⁵也許嵇喜、嵇康都直任己性而為，但是否更有隱藏的情愫在此中孕育？在嵇喜執意堅持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中，是否存著保護其弟，對其弟顯明臧否、不識時務，終將遭遇不測，已先有針砭，及果不容於世，又深致傷悼之情，此隱微實有待抉發。

⁴² 《莊子·逍遙遊》「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下郭象注，參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頁 28。

⁴³ 《呂氏春秋·舉難》引孔子之語：「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指應隨時變，不吝束縛也。

⁴⁴ 陳祚明言：「公穆用世人，強作高語，其情不深。」見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引，頁 25。此以嵇喜用世而先鄙夷之，於其詩亦因先入為主而未得公允之評。

⁴⁵ 見戴明揚：《嵇康集校注》引，頁 25。

四、從「贈答詩」之沿革進一解

透過嵇氏兄弟之「贈答詩」之解析，已襯托嵇康雅性過之，而識見通機不及嵇喜，因康對喜十分倚待，一旦其兄踏入仕途，鑑於當時政局詭譎，紛紜交競，形勢極其險惡，一夕數變，會否因自己而被牽累，故不斷的作親情的呼喚及委婉的勸說，思以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感，打動或喚醒嵇喜刻骨銘心之記憶，且在詩中隱括著政治意味？然而其兄卻明白的標出不同的意見，仔細推敲贈答傳統，可在其往返酬答、互相回應間，溝通了情志，也洩漏些隱曲：

（一）按〈贈答詩〉為看似私密而實公開的「個人意志之聲明」

或許，我們不妨把中國古代的贈答詩，視為贈與答雙方對於彼此的關係（如彼此在身分上的聯繫、交往的屬性、感情的程度等），以及彼此就同一事件或同一經歷的看法，所作出的「個人聲明」。⁴⁶這種「個人聲明」，既可能和彼方對關係、事件、經歷的理解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完全一致或完全不一致的，只不過，此衝突性經常被巧妙地包裹於和婉、典雅、禮貌的措辭之中，嵇康和嵇喜的贈答詩，正屬於衝突之例。

再者，〈詩大序〉以來「歌詠言，詩言志」、「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的中國古典詩學精神，如果置於「贈答詩」的框架以觀，我們至少應注意到三個層次，每一層次都是前一層次的微妙推進：

第一個層次：詩人「言說」的內容，代表了他的「個人意志」。

第二個層次：既有輸出的一端，就當然有被輸入的另一端。詩人是面對他所選擇的對象，可能是一位親、友、師、徒，也可能同時是（希望藉著詩來反芻和淨化本身情緒的）詩人自己，而「言說」他願意公開、不怕被「聞見」的某種「意志」。他不想讓「志」繼續在「心」中不見天日，而選擇讓它明白「發」露，化為文字、

⁴⁶ 可參閱梅家玲對「贈答詩」之闡釋，如〈論建安贈答詩及其在贈答傳統中的意義〉及〈二陸贈答詩中的自我、社會與文學傳統〉二文，見氏著：《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頁 151-234、235-294。

聲音，從此擁有被記憶、被傳播、被保存、被引以為證的種種可能。

第三個層次：這意味著，無論贈詩或答詩，表面上好像只是寫給一位和自己有某種「私人關係」的對象，實際上卻早已準備面對它流入「公領域」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因此它看似私密而實公開。這也意味著，基於這些公開的內容顯然經過作者有意識的選擇，我們首先應將「贈答詩」視為詩人對彼方（乃至所有隱形的讀者）所作出的「個人意志的聲明（statement）」；其次，才是從「聲明」的基礎上，去討論它如何成為「個人意志的證明（demonstration）」，換句話說，我們根據詩人所作的「個人意志的聲明」，可以證明他基於某種需要，至少具有「願意聲明此意志」的意志。不過，至於詩人選擇公開的這些「個人意志」，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全部的個人意志」、「有或沒有貫徹始終的個人意志」或「真實的個人意志」，這卻是另一個更複雜的問題。

因此，可認為本研究欲根據嵇喜的答詩內容去論證他的出處意志，也同樣面臨「個人意志的聲明」能在多大程度上等同於「個人全部或真實意志的證明」這一問題。相對於嵇康存世的生平資料和個人作品較多，而嵇喜有關的資料既少又缺乏細節，這導致研究者更難以考證：嵇喜在「字面」上回答了「甚麼」，和「怎麼」回答，是否確實代表了他「內心」對於「出仕」一事的全部意志和真實意志。在文獻不足徵的條件下，研究者既可以主張「詩所說的一切，代表詩人所想的一切」，也可以提出完全相反的結果，說到底，端看研究者個人如何臆測！

不過，在最低限度上，嵇喜在四首詩中「答甚麼」和「怎麼答」，至少證明了他確實具有「願意公開聲明答詩中的內容，以及選擇其回答方式」的意志。如果我們還認為「詩」呈現的結果可以代表「人」內在的意志，應該是從這一角度去理解的。也就是說，嵇喜表明以正身廟堂，為百僚準則為任，並不以「一丘一壑」為雅，也不以自居「方外」，跡絕人事為高。

（二）〈答詩〉並無〈贈詩〉對兄弟之情的明顯直接感懷

嵇喜〈答詩〉和嵇康〈贈詩〉的第一項重大差異⁴⁷，即〈答詩〉並不見嵇喜明顯而直接地寫出對於兄弟之情的感懷。相形之下，嵇康的〈贈詩〉十九首，從五言體的〈其一〉、四言體除〈其十〉、〈其十七〉、〈其十八〉、〈其十九〉外的十四首，都不厭其煩，反覆詠歎他對嵇喜的強烈懷念，而且可顯見嵇喜被同時定位為「親人」、「郢人」、「好友」和「佳人」等既近密又帶有理想色彩的角色。這些證據俯拾可見：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清？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其一〉）

鴛鴦于飛，……邕邕和鳴，顧眄儔侶。（〈其二〉）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交頸振翼，容與清流。（〈其三〉）

嗟我征邁，獨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其四〉）

嗟我獨征，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其五〉）

伊我之勞，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其六〉）

所親安在？捨我遠邁。（〈其七〉）

攬轡踟躕，仰顧我友。（〈其八〉）

我友焉之？隔茲山岡。……徒恨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引及，徒倚彷徨。（〈其九〉）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盤于遊畋，其樂只且。（〈其十一〉）

怨彼幽繫，邈彼路遐。雖有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其十二〉）

感寤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其十三〉）

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其十四〉）

郢人逝矣，誰可盡言？（〈其十五〉）

⁴⁷ 也就是兄弟二人皆有「別情」，但不同的是「深情」，嵇康是一往情深，嵇喜則以「理」化「情」，雖同處在一時空中，但「位置取向」不同，因身分、價值認同的差別，所以在贈答中的措辭也異。因人際關係網路之交纏，使兄弟無法再單純的相對。

旨酒盈尊，莫與六歡。琴瑟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若蘭。佳人不存，能不永嘆？（〈其十六〉）（頁 4-18）

上引諸例，只是姑且摘出其尤明顯直切之句，其實甚至可以說：嵇康以上諸首，再再以禽鳥（雙鸞、鴛鴦、歸鴻、黃鳥、山鳥）群飛，遊魚（素波遊鱗、魚龍瀉灑）聚遊的常見比喻；或是以觸景興情的常見筆法，如綠林悅目、洪流縈迴、和風扇塵、朗月照軒等，在淡遠中，「通篇」表現了對兄弟往昔同居同遊之樂，愈襯托別離之愁。嵇康〈贈詩〉十九首中，「動之以情」的比例，遠高於「伸之以理」的比例，嵇康比嵇喜更明顯而直切地聲明了自己對兄弟之情的珍惜與懷念。反觀嵇喜〈答詩〉四首，我們卻很容易發現：嵇喜不僅沒有像嵇康一樣明言、喻言、累言對兄弟的懷念，而且他在詩中僅有的類似嵇康「觸景興情」之語境下，如「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青林華茂，青鳥群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伊何？思齊大儀」（頁 22-24）等句，其「情」的指向也並非明歸嵇康，而是「古人」、「大儀」。

當然，正如上一節所論，嵇喜沒有明確在詩中寫出對弟弟的不捨，和他在內心的真實中究竟是否不捨、如何不捨？前者對後者無法構成絕對的論證依據。很可能兄長對弟弟的依戀，不如弟對兄一般深重；也很可能兄弟對彼此的情感都是同樣濃厚，甚至兄長可能比弟弟更覺不捨，只不過因閱世深而選擇了不明言、不喻言、也不累言的表達方式。從嵇喜的現存資料來看，我們無法判定究屬哪一種可能，但是，可以推見嵇喜是一位理性、踏實、冷靜，對自己的作為深有自覺，故十分篤定，不輕易釋放情感者。作為兄長，他有責任保全及光大嵇氏家族，他更深知其弟的個性及日漸窘迫的困境，他直覺弟弟剛直之個性，已面臨烏雲罩頂的危機⁴⁸，他似在深思如何化險為夷。

（三）〈答詩〉是對〈贈詩〉的「反聲明」、「反遊說」和對相同術語的不同理解

另如嵇康〈贈詩〉之〈其十〉，表面不明寫思念，但講的卻似乎是回憶過去同遊

⁴⁸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揚州：廣陵書社，2009），頁 146。即指出嵇康「好善、闇人」是禍種，「顯明臧否」是禍苗。

時期如何意興風發；而〈其十七〉、〈其十八〉、〈其十九〉，雖亦不明寫懷念，但各篇大談至理，如「含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無累，何求於人」、「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同宅」、「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又談高趣，如「琴詩自樂，遠遊可珍」、「乘風高遊，遠登靈丘」、「托好松喬，棄智遺身」；及個人之志：「澤雉雖饑，不願園林」，「貴得肆志，縱心無悔」如何如何，實亦是嵇康對嵇喜發出的訊息，篇篇都包含了相同的三項聲明：

- 一、我（嵇康）的意志和你（嵇喜）的意志是不同的。
- 二、既然你（嵇喜）「棄此蓀芷，襲彼蕭艾」，堅持走上另一條和我（嵇康）不同的人生道路之後，我也惟有繼續堅持我的意志且據之生活，以排遣你留給我的孤獨與哀愁。
- 三、儘管如此，我（嵇康）依然認為你（嵇喜）最後理應放棄你的意志，而跟從我的意志。

針對嵇康〈贈詩〉中的「動之以理」的部分，嵇喜在〈答詩〉中也相應地推出自己認同的「理」。如果說嵇康遊說兄長「以情」和「以理」的比例是 16：3（〈其十七〉〈其十八〉〈其十九〉），值得注意的是，嵇喜四首〈答詩〉都是「以理」而非「以情」進行「反遊說」。再者，如果說嵇康在〈贈詩〉最後三首，明白作出了「出劣於處」的個人聲明，嵇喜也以同樣明白的態度，一反他在「兄弟之情」表達上的含藏不露，作出「出處並優」的「反聲明」。更有趣的是，嵇喜的詩中也和嵇康一樣，出現了道妙、至人、仙境、隱者的相關語彙及理解，作為支持各自對「出處」的價值判斷的理論依據。只不過，兩兄弟對同一語彙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換言之，兩個詩人幾乎是在搶奪同一套語彙、同一套證據的解釋權及利用權，再企圖以此推翻對方的解釋和用法。

舉例來說，當嵇康描繪「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的隱者境界，嵇喜卻指出隱者也有另一段出仕的歷史「李叟寄周朝，莊生遊漆園」，而這也正是嵇喜「感物懷古人」時所「懷」的那特定的一面。當嵇康說「托好松喬，攜手同遊」，嵇喜則反駁「列仙徇生命，松喬安足齒」，列仙也有謀求長生之憂。當嵇康指出合道的行為應該是「含道獨往，棄

智遺身」、「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海同宅」，退出人事世界時，嵇喜則提出另一種對「道」的詮釋：正因道的常則是變化無常，所以人順應無常的時機而或出或處，反而符合了道的常則，則弟弟對「道」的理解反倒是拘泥的。嵇喜在前三首中一再重覆了不同於嵇康的「道」悟，這其實是〈答詩〉中最著力於釋明，如〈其一〉的「時至忽蟬蛻，變化無常端」、〈其二〉近全篇的「君子體變通，否泰非常理。當流則義行，時遊則鵠起。達者鑒通塞，盛衰為表裡。……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己」（頁 22-23）、〈其三〉全篇「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都邑可優遊，何必栖山原？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世資，潛躍無常端。保心守道居，視變安能遷」，一直到〈其四〉的「結心皓素，終始不虧」（頁 25），嵇喜處處反證：惟深諳如何隨時變化，通曉如何「不私己」而又「不執己」者，方可稱為達人、至人、君子；且對於有「道心」、「素心」者，都邑即為山林，不足以累其心。這意味著，無「道心」「素心」者，即使避居人跡絕至的山林，亦無異乎身處名疆利場。⁴⁹這無形中在宣說自己之出仕乃「達旨」而「不惑其跡」⁵⁰，已登乎「無累」之境，勸弟未可拘拘於形跡。於此，見嵇康以清真完成自我，而嵇喜則能明通變，明哲保身；喜走向社會，康回歸自我。一崇名教，一貴自然；一主禮，一主情，人各有志，不可奪也。

（四）關於評價嵇氏兩兄弟「高下」的傳統前提之疑議

如果非得評價兄弟高下不可，作為現代學者，我們至少也得拋棄傳統上一些過於僵化的評價準繩：

- 一、仕是否一定劣於隱？就像有人獨善其身，但也總得有人從事公共實務。而當時假虛無為玄妙，越檢為曠達，荒忽為雅遠，悖慢為弘放，反以砥礪為鄙俗，敬業為迂吝，豈不瀆慢常經，造成情禮俱虧？
- 二、進入一個篡代家族主持的政府，是否一定代表失德？哪一個朝代不是以各

⁴⁹ 據《晉書·鄧粲傳》載有人質疑鄧粲終始不一時，他答以：「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參唐·房玄齡等：《晉書·鄧粲傳》，頁 2151。當時「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之論，甚為流行。

⁵⁰ 戴逵〈放達為非道論〉云：「古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達其旨，故不惑其跡。」見唐·房玄齡等：《晉書·戴逵傳》，頁 2457。此「通隱」之形象，正可為嵇喜之出仕找到人生歸趨。

種形式而背叛了前一朝代？其次，無論主持人是誰，總還是得有人好好從事公共實務，且目前沒有確據可證嵇喜在任上有劣蹟，也未見其卑佞諂事於司馬氏。不像鍾會之徒，心術詭詐，為司馬氏「營家門」而不擇手段，甘為鷹犬，利口巧舌，侵陷忠良，且藉勢清除夙仇。嵇喜只是一位竭智盡公，戮力於自己之職任，且賞士愛才，曾推薦言行以禮之賀循等⁵¹，可謂為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

三、「偉大」往往演變成一種狹窄的標準。嵇康固然是一值得敬佩的偉大人物，但嵇喜是否必須擁有和弟弟一樣的人生模式和方向，才值得敬佩或值得分析？即便他秉持了和弟弟完全不一樣的原則，這是否代表他的原則是較次等的？嵇康在〈卜疑〉中即以「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為利，仕不謀祿」（頁 142）為宏達之行；又〈與山巨源絕交書〉也視「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頁 115），如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為殊途同致，其揆一也，則何能揚隱而抑仕？

凡此，皆值得從時代、社會文化語境上做深入而全面的反思。何況嵇喜負有維繫家門之重責，其嚴正的選擇以「儒學」持家立身，重規踏矩，不以放恣流遁為然，故束身奉禮，忍辱負重，其起心動念，一言一行，都經深謀遠慮，自是謹重有餘，這無形中也讓我們有推衍的空間，且對嵇喜之不得通脫之士所迎，有進一層的瞭解。

五、〈嵇康傳〉中之隱曲

嵇喜作〈嵇康傳〉撰文時間必在嵇康被誅後不久，於時對嵇康的死仍議論紛紛，嵇喜想必亦曾動用其關係營救嵇康而不得，當嵇康臨刑之際，竟攜琴往刑場，得使嵇康臨刑撫琴奏〈廣陵散〉，是知嵇喜深明其弟之志趣，並始終護持嵇康，其必以未能救康而深以為憾恨。那其甘受「白眼」、「凡鳥」之辱，而毅然出仕，也許正是為

⁵¹ 唐·房玄齡等：《晉書·賀循傳》，頁 1824。載「刺史嵇喜舉（賀循）秀才」，而賀循乃海內之秀。

營救其弟的策略，藉著他的投靠，以緩解司馬昭對嵇康的忌恨，且藉傑出的表現，以贏得司馬氏之信任，從而轉移司馬氏一味盯住嵇康之視線，而多了迴環的空間。

考呂安之父呂昭，在魏明帝太和中，官至鎮北將軍，又領冀州牧⁵²，其政治立場自然傾向曹氏，對投靠司馬氏之嵇喜，乃視之為「非類」，而心存鄙夷。而阮籍一向對「凡俗之士」，採白眼以對，嵇喜竟也蒙其白眼。按弔喪之儀，於當時「人道以此為重」，嵇康就自言「不喜弔喪」（〈與山巨源絕交書〉，頁121），明打著不願降心順俗，阮籍也不守儒家守喪不飲酒食肉的規定，在反禮俗方面，兩人志同道合。而嵇喜則循「世教」而矜禮，故被視為「凡俗」之人。而二人只以外表度人，實未能體會嵇喜「家世儒學」，及作為一家之長，得維護門風於不輟；又有保全其弟而不得不「遜行」，甚至如李喜之自言「畏法而至」⁵³，類此不得已而出仕的苦衷，此豈是個性高傲、自命不凡者所能體會？

嵇喜在〈嵇康傳〉中，避開政治問題，標舉嵇康之個性、學問、「絕世」之志（《魏氏春秋》）及修養生神仙之術，並強化其隱逸作品——《聖賢高士傳》。為何嵇喜有〈嵇康傳〉之作？為何要如此寫法？為何其後又出現嵇紹辨正一封事關其父嵇康被牽連受刑的信件，辨明實是趙至寫給從兄嵇茂齊（嵇蕃）的書信，而非呂安寫給嵇康者⁵⁴，這都須回到當時的時空環境，為易代之際的不合常理的誅除事件，及士人「全身」與「護志」兩難的處境，有較嚴謹的解讀，庶幾不負精誠篤志者。

在深入探索嵇喜擇仕的背後隱微中，發現嵇喜為其弟作傳，豈不顯露嵇喜愛護其弟，痛惜其弟無罪被誅，冀望千載之下，得以披露嵇康志節，也顯露一己「自污」——選擇從軍，借投靠司馬昭，以謀救弟之苦心及終無法救弟之無奈。今觀嵇喜〈嵇

⁵² 見晉·陳壽：《三國志·魏志·杜恕傳》（臺北：鼎文書局，1980），頁498。注引《世語》言：「昭長子巽，次安、次粹」。

⁵³ 《世說·言語》16載：「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77。

⁵⁴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嵇茂齊書，時人誤以為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其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干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見《文選·與嵇茂齊書》李善題注。歷來辨此作者甚夥，莫衷一是，余嘉錫亦有深論。

康傳〉所言：

家世儒學⁵⁵，少有儁才，曠邁不群，高亮任性，不脩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嘗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中。以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⁵⁶

此傳先敘家世儒學，則不悖禮教；而又言嵇康之質性為「曠邁不群，高亮任性」，為不修名利，此實受老、莊無為清靜的影響，故恬淡寡欲。從其〈與山巨源絕交書〉言：「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⁵⁷可以得到證明。類此以「愛氣嗇精」、「以寶性全真」⁵⁸為務，且寬簡有量，頗能容物而與世無爭，自不為激矯之行，則何來有害人意？其為呂安事作證，先與呂巽溝通，為兄弟之嫌隙謀和，及見呂巽包藏禍心，亦唯交絕耳，並不作惡聲⁵⁹，足見其曠任之性及好善聞人，加上以莊、老為模則，既自外於人事，知無政治之圖謀，則執政者何以猜防之、毀滅之？

又特別彰顯嵇康性好服食，自足於懷，採集靈芝妙藥，希企透過修仙，導引吐納，得以盡其本命。則其志業乃在修道養生，既縱意於塵埃之外，故慕仙企隱，對歷代隱逸之士格外嚮往，此「方外」之士，豈能以塵流論之，如此高蹈曠邁之士，何以執政者卻要迫害之？此由其曾與蘇門山修道士孫登、王烈遊，又標榜「至人」

⁵⁵ 《世說·任誕》10 劉孝標注引〈竹林七賢論〉稱「諸阮前世皆儒學。」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732。從嵇康家族有《嵇氏譜》及嵇康之寫《春秋左氏傳音》；在太學寫石經，為太學生所仰慕，且直方行事，反虛偽名教，維護真名教，可證其「儒學」宗世。可見嵇、阮皆家世儒學，但是他們面對時代變局而為全生以護志，而走向道家、道教，甚至扭曲自己的形象，但其背後多存有諷諭者。

⁵⁶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王粲傳》附〈嵇康傳〉，頁 605。注引嵇喜〈嵇康傳〉。

⁵⁷ 見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頁 126-127。

⁵⁸ 見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頁 179。

⁵⁹ 嵇康〈與呂長悌絕交書〉：「無心復與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恨恨。」見戴明揚：《嵇康集校注》，頁 179。

之境，都可證明其遊仙慕隱。循此敘傳，既掩嵇康曾言「剛腸疾惡，遇事便發」〈與山巨源絕交書〉，頁 123）及高喊「六經為蕪穢，仁義為臭腐」、「明堂為丙舍，諷誦為鬼語」〈〈難自然好學論〉，頁 262、263）、「非湯武、薄周孔」〈〈與山巨源絕交書〉，頁 122）、「輕賤唐虞而笑大禹」〈〈卜疑〉，頁 139）之反禮教之激切語，壓抑其「憤世」之形象而代之以「塵外」之修道者，始能為康之被殺申冤。嵇喜既痛其弟，又自傷其無能力救之，故十分嘆惋的為其作傳，一轉其無視於貴勢權奸（如：鍾會）；甚至想暗中聲援毋丘儉以討司馬懿之舉等事蹟⁶⁰；及擁有在士流、太學及洛陽之絕高社會聲價⁶¹，及何以遺漏了深有指涉、政治味極濃的〈管蔡論〉？須知，就連向秀之出處皆要被質疑的深文周納氛圍裡，動見觀瞻，嵇康既為名士領袖，何得不稍涉敏感問題？而特強化其循跡塵外的一面，此善意的「掩蓋」與「變質」，自可洗刷司馬氏所加之罪，而使天下人為之痛惜。則嵇喜〈嵇康傳〉之作，在強調其學識淵博外，亦有指誅康之不仁。他愈避開不談政治層面，愈能彰顯其冤屈。

譙國嵇氏家族自嵇康之父嵇昭擔任曹操督軍糧治書侍御史後，到嵇康輩漸成名族，嵇康之死，時人冤之，嵇喜痛之，既痛自己本身先投司馬陣營，卻以職卑無力營救，又思其弟因案被誅而恐遭肆意污讟，為辨明嵇康之真實性行，也思為其弟之節操及在學術上之成就予以宣揚，以獲歷史定位，而作〈嵇康傳〉。就如三國魏之管輅，以善於風角、卜筮、鳥鳴、易占、射覆、風水、預測之術，但此術在當時乃被視為「方伎」類，不登大雅之堂，管輅之弟管辰既服其兄之絕技，甚憂其學之不傳，使其名汨沒，遂作〈管輅傳〉，以為修史者所留意，並可一新眾人耳目，正視其不凡成就，此世有〈管輅傳〉及〈管輅別傳〉之別的源始。⁶²嵇喜之作〈嵇康傳〉，即有同於此念頭，既痛嵇康之死於非罪，而從側面的指責司馬氏殺士之不直，且在顯明嵇康之超世絕群之性行中，也標舉了其崇高之志節，此非世人所能扭曲、陷害者。

⁶⁰ 晉·陳壽：《三國志·魏志·王粲傳》附〈嵇康傳〉，頁 606。注引《世語》：「毋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⁶¹ 《世說·雅量》2 注引王隱《晉書》言：「（嵇）康之下獄，太學生數千人請之，于時豪俊皆隨康入獄，悉解喻，一時散遣。康竟與安同誅。」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344。

⁶² 管辰為兄作傳，指其在星象、卜占、命相、風水、風角、天文、醫術、占夢等方面，為一代之奇，若遇明主，必可使事功刊於史冊，且可使「幽驗皆舉，祕言不遺」，凡此可補正史之不足。參考晉·陳壽：《三國志·魏志·管輅傳》，頁 826。注引〈管輅別傳〉。

此又可對照東晉的李充所作的〈弔嵇中散〉言：

先生挺藐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忘尊榮于華堂，括卑靜于蓬室。窳漆園之逍遙，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尚想蒙莊，聊與抽簪。味孫觴之濁膠，鳴七弦之清琴。慕義人之元旨，詠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詠吟。乃自足乎丘壑，孰有慍乎陸沈。馬樂原而翅足，龜悅塗而曳尾，疇廟堂而足榮，豈和鈴之足視，久先生之所期，美元達于遐旨，尚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凋于歲寒，遭繁霜于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援明珠以彈雀，損所重而為輕，諒鄙心之不爽，非大雅之所營。⁶³

李充仰慕嵇康之自足於山林，吟嘯於丘壑之玄遠高風。然以不逢時命，使金聲玉質蒙塵，在哀悼其無罪被殺後，實譴責了鍾會、司馬昭等劊子手。於此，李充之「弔文」⁶⁴，無形中也在為嵇康平反，此實承自嵇喜〈嵇康傳〉之筆路及用心，皆先凸出嵇康之「隱者」形象，進而惜其以千金之身委於小釁，此痛康之排俗取禍，然反而得以高其節而顯其冤也。同時代而稍後的袁宏，作〈七賢序〉，其評嵇康言：「中散遣外之情，最為高絕，不免世禍，將舉體秀異，直致自高，故傷者也」⁶⁵，此指出嵇康才秀遭忌。嵇喜之為弟作傳，即有傷其才高而不偶俗者。

知弟莫若兄，當時出仕者，每被視為名利之途，為「不堪其憂」者，而高隱者，則以澹泊名利為「不改其樂」者⁶⁶，仕、隱在當時社會上的聲譽即有懸殊之差異，嵇喜之被諸賢所「白眼」，實不知作為嵇氏「家長」（嵇康父已亡），負有提攜家族成員、光大門風之責，其出仕實不得已也；同時，為保護嵇康，緩衝嵇康不能服從「教制」，漸造成司馬氏之不堪，遂藉機投靠，並與其黨羽交往，得以間接護衛其弟，此

⁶³ 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1766-1767。

⁶⁴ 李充另有〈九賢頌〉，其中之一為頌嵇中散，曰：「肅肅中散，俊明宣哲，籠罩宇宙，高蹈玄轍」，亦詠其超世絕群。見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1765。

⁶⁵ 清·嚴可均：《全晉文》，頁 1786。

⁶⁶ 《世說·棲逸》5 載：「何驃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棲逸〉6 亦載：「阮光祿在東山，蕭然無事，常內足於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又〈棲逸〉12 載：「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652、653、659。

苦心非外人所得窺知。從嵇康的贈詩及嵇喜的回贈詩，表面可見出二人的出處選擇明顯不同，於時自命清高者，即指此「俗情不淡」者為濁流，然當時之仕者實多兢兢業業以擔負國脈民命者，與何曾、荀顛輩不同，未可相提並論。是凡居高位、諂佞執政、且拘執禮教以欺世盜名，此阮籍所嘲諷為「蠛虱」的偽君子⁶⁷，始應被排斥；其若反玄的務實之士，不屑清談玄虛，甘被虛玄之士視為庸俗者，則理應被尊重。嵇喜即屬有才、有事功，且持身謹重，行為端正之士，其人生理想與處事態度，自宜被肯定，對其「有所為而為」之特筆——〈嵇康傳〉之作，也就必須深入探討之。

藉「歷史」以向「歷史」上訴：嵇喜〈嵇康傳〉具有「代聲明」的可能：《三國志·王弼傳》裴注嘗引嵇喜〈嵇康傳〉，若此傳確出嵇喜之手，則為〈答詩〉以外考察兩兄弟關係的另一有力證據。此傳有三點值得注意：

- 一、嵇喜採用了酷似正史「列傳」的筆法，篇幅較簡略，但仍保留了「史傳」典型的全盤敘事框架和要項：依次記其家世（「家世儒學」）、性情（「少有雋才，曠邁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譽，寬簡有大量」）、知識背景（「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老莊，恬靜無欲」）、嗜好（「性好服食，嘗採御上藥」，「彈琴賦詩，自足於懷抱」）、特長（「善屬文論」）、重要理念（「以為神仙者，……縱意於塵埃之表」）、代表著作（「著養生篇」、「撰錄上古以來聖賢……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時人評價（「世人莫得而名焉」）。這意味著作者大有對傳主「蓋棺論定」的意圖。
- 二、全傳不僅始終未提及嵇康生前任何政治性的頭銜、活動和功業，我們甚至可以更進一步地說，全傳就政治內容的「隻字不表」，乃構成一種強烈的暗示：嵇康從無直接參政、或是以任何形式去挑戰政權的主動意圖，因此，嵇康究竟能不能構成政治影響力，尤其是有威脅性的政治影響，是很可疑的。

⁶⁷ 《晉書·何曾傳》載其：「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又抨擊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污染華夏。」而〈荀顛傳〉載：「（荀）顛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阮籍在〈詠懷詩〉中將這些禮法士比為「便娟子」、「工言子」、「夸毗子」、「佞邪子」、「繁華子」等「豎子」之輩。

三、承第二點，嵇喜撰作〈嵇康傳〉的動機是很可玩味的：哥哥很可能是為了代替已被定讞而處死的弟弟，一個生前被認為有謀反嫌疑，或至少是明確表態過不欲與當政者合作的名人進行上訴。然而，由於向當政者上訴不僅不可能獲得平反，甚至還有連坐的風險，於是嵇喜改變了策略：他要憑借過去的「歷史」，傳中嵇康的「真實事蹟」為證，而向未來的「歷史」上訴，千古以下的後人，當昭雪嵇康作為「風教罪人」之道德和政治污名。嵇喜要代替至親的弟弟，作出「從不染指權力」、「從不介入政治」的聲明，生人要代替死者還原死者的「本人意志」，樹立一種「最真實」的歷史形象。

因此，嵇喜對於如何與權力周旋，如何為自己預留轉寰解釋的餘地，顯然擁有的比嵇康更高明的敏感性。承第一點，假設執政者想指控嵇喜膽敢以「立傳」的方法，而為弟弟不可寬恕的公共罪行進行翻案，嵇喜卻大可為自己辯護：他僅僅是在撰作本質上有別於官方正史的「別傳」，一種被後來的劉知幾概括為「家史者，事惟三族，言止一門，正可行於室家，難以播於邦國。且箕裘不墜，則其錄猶存；苟薪構已亡，則斯文亦喪矣」、「高門華胄，奕世載德，才子承家，思顯父母」⁶⁸的史體，既然撰「家史」只是為了滿足門第的虛榮裝飾、只是為了寄托對逝去親屬單純的追思紀念之情，其傳播的範圍有限，也不可能成為邦國資鑑的力量；更何況〈嵇康傳〉中還標榜了傳主是個自甘淡泊，處於社會邊緣的人，那麼，司馬氏其實犯不著疑忌這一篇小小的家史。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家史別傳」仍有「紀其先烈，貽厥後人」⁶⁹的目的。嵇喜正是通過傳寫嵇康一連串淡泊事蹟與道逍遙的「人間仙」或「隱逸士」，而巧妙地反證其拒絕參政或拒絕和司馬氏合作為居心叵測之「異議分子」；且此傳所貽予的後人，可以是嵇門子孫，也可以不止是嵇門子孫，而乃萬世以降有機會過目寓心的一切「來人」。而其中有「挽救」或「彰顯」嵇氏家門之企圖，實宜重視。

從嵇喜現存的作品和事蹟來看，執政者恐怕很難找到他有甚麼明顯迴護弟弟而

⁶⁸ 清·浦起龍：《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頁274、275。

⁶⁹ 清·浦起龍：《史通通釋》，頁274。

反對朝廷意旨的證據，但實際上，嵇喜的〈嵇康傳〉已狡猾地繞道前行，以家史別傳改寫正史，代嵇康向歷史的未來而非「現在」，提出個人政治意志的聲明和上訴。

也許，讀者會質疑沒有直接證據，足以證明嵇喜作〈嵇康傳〉是為嵇康平反，然從上列的各種情境，都直接、間接的證明有此傾向，如果言嵇氏兄弟異志：一仕一隱；一投向司馬，一心向曹氏；一重禮（理）、一重情。從政治黨際到價值取向都冰炭不容，則何以嵇康死，嵇喜要作〈嵇康傳〉以紀念之？此令人想起《世說·賢媛》10載：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都無憾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⁷⁰

此先勸其子要知足守分，在政治氛圍險惡時，當急流勇退；及高貴鄉公之事發，王經守臣節受誅連，其母又殷殷嘉勉，也就是認同其子忠義之節。以此論之，嵇喜當早知其弟之志，也曾對之分析局勢，陳述利害；及嵇康被羅織入罪，當為之奔走營救，營救不得，則必扼腕、悲慨，及事定，痛定思痛，乃追記其弟一生之志行、著作，以彰其行、其學，是見其實肯定乃弟之操持，而痛心於「譖臣之忌」⁷¹及司馬氏之猜防也。則此〈嵇康傳〉之作，實具有多重意義，既見嵇喜在嚴肅端方的外在形象背後，其實掩蓋著深情熱血；且此文直接、間接的證明嵇康無罪被殺；又彰顯了嵇康之人品及學術成就，且有針砭世道人心之意。而據《世說·雅量》2載「文王亦尋悔焉」⁷²，表示司馬昭在殺了嵇康之後，為弭平群情憤激，所作的表面工夫，然也在這和緩的氛圍中，預留了為其弟作傳的空間。

⁷⁰ 《世說·賢媛》10，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677。

⁷¹ 明·張溥《嵇中散集題辭》之語。見明·張溥撰，殷孟倫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頁92。

⁷² 《世說·雅量》2，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344。

六、結論

本文突破過去論嵇喜為禮法之士的陳見，亦不從任達士與禮法士之相鄙視的進路，逕從嵇康兄弟之往來贈詩為第一手資料，以見兄弟情至彌篤，互相愛惜。而嵇喜更背負著嵇氏家族興衰存亡的重責大任，故不得不以仕自污，藉投靠司馬氏以換得嵇氏後代平坦無虞的進路。今讀其見存之〈嵇康傳〉，其是否為完篇，已未得而考，然其表彰嵇康志節之高的用意甚明；更推之，實斥執政者枉殺無心於政治的高士為非道。而既痛其弟，亦為許多志士仁人之死於非罪申冤也。在無聲之中，已達到撻伐權奸之訴求。

從嵇喜從軍，選擇走出故居，奔向司馬氏，使兄弟之情蒙上一層陰影，也在嵇康的心中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此從二人往返酬贈之詩作，可窺彼此都背負著心理重擔。然而，其實兄弟二人都清楚瞭解對方的作為，乃出於「易代之際」的不得已，是扭曲的，則仕也非真欲仕，隱亦非真欲隱，在各行己是中，都懷苦心。則表面看似背道而馳的人生取向上，兄弟其實是相知相惜！其在表面的互相折磨中⁷³，卻懷藏高貴的意圖。

嵇康被殺時，嵇康之一子一女才十歲左右，猶未成年，其養育的責任，必由嵇喜擔起，從其後嵇喜在仕途的傑出表現，都見嵇喜之不苟及力求上進，所以，我們有理由從正面評價嵇喜，那對其所作的〈嵇康傳〉，除有張揚光大門風的作用外，實可見證兄弟切體入膚之情。

而在嵇康亡後，其友向秀之作〈思舊賦〉，其所述之情境，實與〈嵇康傳〉頗類似，都有難言之苦衷，但又不得不講者，則其為嵇康作「碑誄」的成分甚濃，從其中，乃能真正的傳述嵇康的真性情。至於其後許多弔嵇康之詩文，甚至在社會上竟傳出〈與嵇茂齊書〉實呂安寫給嵇康的信，還得嵇康子嵇紹出來駁正，因為此書有憤激之言，足以影響嵇康之死是否罪有應得的問題，此關涉名節處，豈能輕忽之。援嵇康於時為士流領袖，嵇喜為存嵇康之事蹟，故作嵇康「別傳」以與「正傳」有

⁷³ 嵇康必嫌其兄何以投靠肆行篡逆之司馬氏，簡直與己過不去，甚且質疑其節操；而嵇喜默默的做，不洩漏護弟的企圖，甘心被污蔑，私下卻十萬火急，唯恐其弟惹禍。

所區別。按漢末以來，為某一個人作傳記的風氣逐漸流行，它有補正史遺脫的價值，據遼耀東〈魏晉別傳的時代變革〉⁷⁴一文中指出：別傳多成於世家大族出身的文士之手，作者與傳主的關係多為血緣或姻親關係，而作傳的資料，多取於傳主所做的自序，或死後的碑文、畫贊，及察舉時的品狀，還有平時掌握的言論行事，此即是所謂的別傳，與正傳的徵實有所不同。然正傳較為謹重，受儒家道德規範，及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別傳屬私錄雜述之體，相對的敘述較為自由、生動、有情味，具社會性，較能彰顯傳主的好尚、志趣，重其才華、情性，具有多姿多采的特色，此足以帶動正史「類傳」的產生，當時較著名的別傳有：何劭作〈荀彧傳〉、〈王弼傳〉及管辰作〈管輅傳〉，都很能夠闡述其學其行，而使善讀者，得見一代名士的真精神，也才不悖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之對自己性情的剖白。

⁷⁴ 見遼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72-97。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 * 晉·陳壽著：《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80。
 - 北齊·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80。
- *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6。
 - 唐·虞世南輯錄：《北堂書鈔》，臺北：文海出版社，1978。
 -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 宋·黃庭堅：《山谷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1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張溥撰，殷孟倫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
 - 明·陶宗儀編纂：《說郛》，收入《欽定四庫全書》子部第 879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
- * 清·吳淇：《六朝選詩定論》，揚州：廣陵書社，2009。
 - 清·沈德潛：《古詩選》，北京：中華書局，1990。
-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
 - 清·浦起龍：《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
 - 清·嚴可均撰：《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89。
 - 殷翔、郭全芝：《嵇康集注》，合肥：黃山書社，1986。
- * 韓格平：《竹林七賢詩文全集譯注》，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 * 戴明揚：《嵇康集校注》，臺北：河洛出版社，1978。

二、近人論著

- 汪中：《詩品注》，臺北：正中書局，1970。

- 莊萬壽：《嵇康年譜》，臺北：三民書局，1981。
- * 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臺北：里仁書局，1997。
- * 遼耀東：《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劉湘蘭：《中古敘事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錢鍾書：《管錐編》，臺北：蘭馨室書齋，1978。
- 羅宗強：《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 *〔日〕岡村繁：《漢魏六朝の思想和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Jing*] Chen Shou. *Sanguo Zhi*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aipei: Ting-wen Shuju, 1980.
- Dai Mingyan. *Ji Kang Ji Jiaozhu* (Explanatory Notes to the Selected Works of Ji Kang). Taipei: Heluo, 1978.
- [*Tang*] Fang, Xuan-Ling et al. *Jin Shu* (The History of Ji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76.
- [*Qing*] Guo Qing-Fan. *Zhuangzi Jishi* (Annotations of Zhuang zi). Taipei: Hua Cheng Book Shop, 1994.
- Han Geping. *Zhulin Qixian Shiwen Quannji Yizhu* (A Collection of the Seven Scholars of the Bamboo Grove's Prose and Poetry, Annotated and Collated). Changchun: Jilin Publishing Group, 1997.
- Lu Yaodong. *Wei-Jin Shixue de Sixiang yu Shehui Jichu*. (The Basis of Thinking and Society in Wei-Jin Historiograph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2006.
- Mei Chia-Ling. *Han-Wei Liuchao Wenxue Xinlun: Nidai yu Zengda Pian* (A New Discussion of Han-Wei, and Six Dynasties Literature - A Discourse on Imitating Dynasties and Occasion Poems). Taipei: Le Jin Books, 1997.
- Okamura Shigeru. *Han-Wei Lliuchao de Sixiang he Wenxue*.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in Han-Wei and Six Dynasties). Shanghai: Shanghai Guji, 2002.
- [*Qing*] Wu Qi *Liuchao Xuanshi Dinglun* (An Authoritative Selection of Six Dynasties Poetry). Yangzhou: Guangling, 2009.
- Yu Jiayi. *Shishuo Xinyu Jianshu* (Annotations of *Shishuo Xinyu* Tales). Taipei: Hua Cheng Book Shop, 1989.

